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歌浦潮

### 第三十回 扯絲巾無端潑錯 熄電燈有意藏奸

琢渠即忙親自下樓，接了電報，見是北京來的一等官電，心知又是振武老子，打來催他回京的，即使走進書房，蓋回章，給送報人去後，隨手抽一本電碼簿上樓，振武二人，一同翻譯，果然不出所料，是方總長來電，說已特派徐仁沛來申，接振武回京，教他即速整備啟程，不可延遲，致勞盼望等語。振武看了皺眉道：「老頭兒最會假惺惺，其實他心中不知懷著什麼鬼胎，卻假意說記掛我。往年他騙某人某人進京，都用這個法兒，我已看得爛熟。這回他連一接二的來電催我回京，只恐也是壽星唱曲兒老調。我想待那姓徐的來後，仍打發他先回去，自己慢慢的再走，你道如何？」琢渠聽了，暗想他在這裡已有數月，自己跟他花天酒地，雖然很揩著他些油水，不過自己巴結他的目的，並不在揩油上頭，原指望他回京之後，運動一個差使，好大大的發一注財，若照這樣在上海，一天天混將下去，我雖然明中揩得油來，他也未嘗不暗中揩了我的油去，還要出空身子陪他，未免太不值得。不如慫恿他早些進京，以了我心頭之願。還有雲生、爾年二人托我的事，也可乘間設法。如辦得妥，也好進帳他們些謝儀。想罷，便道：「四少爺何必多疑，究竟老太爺與你父子之情，多時不見，難免心中記掛，故而屢次來電，催你回京。因你置之不答，今番才差人前來，一定並無歹意。我看你還是就此回京的好，因老太爺紀念你許久，此番見了你，自然歡喜，正可借此消釋當日一片嫌疑。如若游移不定，托故延遲，豈不令老太爺心中當你果有其事，所以畏懼不敢見他。父子之間，勢必更多猜疑，很為不美。」

振武聽了，半晌無言，連吸了兩筒煙，才開口道：「你這些話，本來不錯。但我在上海住慣了，一時很捨不得離開，如何是好？」琢渠笑道：「四少爺又講出孩子話來了。你並不是有職守的人，進京見過老太爺之後，仍可隨時到上海來，再為盤桓。我也很不放心你一個人到北京去，就使有姓徐的來接你，我仍放心不下，故而你這回動身北上，我務必陪你前往，到京耽擱幾天，你我仍一同南來，豈不甚好。」振武大喜道：「你肯陪我進京，倒也不錯，而且我還可帶你去見見老頭子，倘碰在他歡喜頭上，弄一個總辦局長的差使，真正容易不過。得了差使，也不須親自到差視事，自己身子，不妨仍在上海，逍遙自在，只消派一個親信的人，到那裡收銀子便了。」琢渠大喜道：「這個全仗四少爺提拔，也碰我自己運氣。將來我賈琢渠如有得意之日，決不忘你四少爺大恩。」

振武笑道：「老琢何出此言，我二人情逾骨肉，能可援手之處，理該效力。我方振武別的能力沒有，富貴二字，靠老頭子的腳力，卻還可略略幫人些兒忙。」說時頗露得意之色。琢渠笑道：「常言說，死生有命，富貴在天。四少爺能致人富貴，豈非有了天大的能力。俗言靠天吃飯，我賈琢渠有你四少爺可靠，今生今世，就不愁沒飯吃了。」振武大笑道：「別說瘋話了，你也來抽一筒罷。」

琢渠笑道：「我沒吸大煙的福分，只可瞧人家吸，四少爺請多吸一筒罷，我先睡咧。」說罷自去。振武與賈少奶二人對吸了一會，也各回房安歇不提。再說伯宣娶了媚月閣，兩個人恩愛異常，一連四五天足不出戶。講到官銀行中的監督，雖非要職，每天常有許多公事，憑他簽字發落。他既不去，銀行中免不得差人送到他公館中來批發。一日之間，致少也得十餘次來往。伯宣雖不在意，媚月閣卻很看不過去，因勸伯宣每天照常到行辦事。伯宣笑道：「那邊有不少聽差的用著，天天沒事可做，往日我常見他們，聚在門房中抹骨牌，唱京調，打盹作耍，很不成模樣。我原想攆走幾個的，後來一想，橫豎是國家化錢，養著他們，與我沒甚相干，何苦做這個惡人，因此一向由他。現在教他們跑幾趟路，也未必罪過到哪裡去。」

媚月閣道：「話雖是的，然而不能這樣講。吃了國家的俸祿，理該替國家辦事。你也是吃國家俸祿的，怎可天天坐在家中，豈不被行中一班同事恥笑。雖然他們不敢當面說你，但背後之言，最為可畏，往往容易弄出事來。你我夫妻日子正長，何在乎天天廝伴。我勸你白天仍到行中去辦事，晚間能不往別處應酬，早些回家陪我，我已心滿意足的了。」伯宣道：「我若出去了，丟你一個人在家，豈不冷靜，教我如何過意得去呢！」媚月閣道：「你也癡了，這裡僕人共有五個，加上我已是六個人，還怕甚冷靜。別家一家兩三口，難道不過日子的麼？」伯宣笑道：「底下人怎可算得是人，他們都和呆木頭一般，焉能解得你的寂寞。我見隔壁有所宅子空著，不如把銀行辦公處搬了過來，有事時過去，沒事時回來陪你，豈不甚便。」媚月閣道：「這個萬萬使不得。你若這樣一做，外間定生物議，與你前程上，豈非大有關礙。」

伯宣聽到前程二字，也不免有些膽寒，便說累你寂寞，如何是好？媚月閣道：「你可放心，我若嫌寂寞，不妨請對門魏姨太太、隔壁賈少奶奶，到此陪我，她二人與我素來交好，想必不至推卻。」伯宣聽她說魏姨太太，不覺心中一動。因她還沒知道自己和魏姨太太的關係，故而不便明言，只說如此妙極了。次日，伯宣果然到官銀行去辦公，媚月閣便打發梳頭娘姨，到隔壁賈公館請少奶奶，對門魏公館請姨太太。那時賈少奶還高臥未起，魏姨太太聽說趙公館差人來請，不由她感觸前塵，心中只覺一陣酸溜溜的難受，暗想伯宣本是自己意中人，如今被媚月閣奪了去，虧她還有這副臉來請我。再一思量，覺也怪她不得。自己和伯宣交好之時，她還在北京，怎知其中曲折。究竟吃堂子飯的人，遇著了有財有勢的男子，那一個不想從良。她嫁伯宣，原不能算奪我所好。不過自己心愛之人，被她占去，未免有些不舒服罷了。往日自己因和伯宣有此一層嫌疑，當著文錦，不敢同他交談。此番伯宣租了公館，自己除那日赴宴，去了一趟之外，至今未敢前往，深恐被文錦得知，又興風浪，不意今兒媚月閣差人請我前去，正是一個極好進門機會。倘若文錦盤問起來，就可拿媚月閣請我推托，去得慣了，得空兒與伯宣談談，或能再續前歡，亦未可知。主意既定，忙教娘姨替她梳好頭，吩咐她說：「老爺回家，來問我時，可告訴他，對門趙公館姨太太，請我過去的。」

娘姨應聲曉得，魏姨太太卸下梳頭領衣，開櫥取出一件野葛雞夾襖穿上，並不係裙，一個人徑到趙公館，見了媚月閣，笑說：「啊喲，老二，你家少爺怎麼陪你連一個月都不曾滿，就此丟你在家出去了？」媚月閣笑道：「老四你慣同人打哈哈，男人家那一個沒正經事幹，誰比得上你家老爺，這樣成日跟著你腳跟兒轉的呢。」魏姨太太道：「你別瞎嚼，我們兩個是老夫老妻，在家一般，出去也是一般，不比你們夫婦，新婚甜如蜜，郎才女貌，你貪我愛，叫人看得牙癢癢的。」媚月閣笑道：「放屁！誰是這樣的？你莫將自己比他人罷。」二人取笑了一會，賈少奶也來了。魏姨太太一見，笑向媚月閣道：「你看老三才真是有福之人呢。他家少爺陪著他不算，還有一個……」賈少奶莫明其妙，搶口道：「你嘮叨什麼？」媚月閣道：「聽她呢，狗嘴裡怎長得出象牙來，四少爺這幾天好著嗎？」賈少奶道：「他和我家少爺花天酒地，夜夜忙得不亦樂乎，前幾天北京來了一個姓徐的，說是他老子派來接他回京的，不過那姓徐的，還有別項公事，至少還得十天半月耽擱，大約須待那人公事辦完，才一同進京。聽說我家少爺，也要陪他往北京走一遭呢。」

媚月閣道：「他幾時動身，你須要先期知會我一聲，因我須還買些零星物件送他。」賈少奶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三個人有講沒講的，講到傍晚，伯宣回來，賈少奶先自回家，魏姨太太又同伯宣說了半天閒話，才回轉公館。文錦知他是媚月閣請去作伴的，心中並不懷疑，姨太太暗下十分歡喜。次日，又去陪媚月閣。一連數日，不曾間斷。有時伯宣早回，姨太太趁媚月閣與賈少奶談話之時，使眼色招伯宣到樓下書房內，責他背義。伯宣神賭罰咒說：「實因為勢所迫，礙著文錦情面，無可奈何，才肯娶妾。試想我為著你，守了這許多時候，也可對得住你了。」

姨太太聽說，覺得幾句話也未嘗不是，錯怪了他，自己反覺有些對他不住自此之後，兩個人得空，便到樓下去唧唧噥噥，不知談些什麼。媚月閣毫不意在，賈少奶旁觀者清，但也不知伯宣與姨太太以前這般事跡，心中暗自詫異。當夜便向琢渠說知，琢渠笑道：「他兩個本來是老相好，你何必大驚小怪。」賈少奶駭問這些話怎說？琢渠道：「這件事我當時沒告訴你。那時節文錦還沒搬到這裡來，他這位姨太太和伯宣兩個人，不知怎的勾搭上了，小房子便借在後面成都路。後來又不知如何被文錦看破機關，請了律師，要和伯宣打官司，伯宣急了，央人出來講和，請了一台酒，才將這件事情磨平。我本來也不知道，那天偶與後人等閒談，道及

此事，我還以為他們造的謠言。照此看來，竟是確有其事的了，真是笑話。」

賈少奶聽說，恍然大悟，笑道：「我想他二人路數不對，看來又不像近來弔上的，原來還是舊相識呢。魏家的平日滋著牙，最會同人取笑，挖苦別人的短處，若將這件事告訴了媚老二，她也是個醋瓶子化身，兩個人准有一場大鬧，倒也怪有趣的。」琢渠急道：「你別弄把戲罷，這種事不是玩的，內中大有出入，你休要再給我闖禍咧。我怕你這張嘴喜歡東嚼嚼西嚼嚼，播弄是非，那年險些鬧出一件大亂子，我至今猶覺膽寒呢！」賈少奶奶怒道：「你動不動就提古話，我最不愛聽。你以後可要再說了。」一面說，一面伸出手，要撕琢渠的耳朵。琢渠縮著脖子告道：「好奶奶，你放了手罷，我的耳根子最軟，你莫將他撕了下來，給人見了，一定要叫我哈迷蟲的，請你饒我這一回，以後決不敢再說咧。」

賈少奶笑著，鬆了手，又問琢渠：「振武預備幾時動身？」琢渠道：「快了。那姓徐的約在重陽左右，可以公畢。待他公事一完，我們就可預備上路咧。」賈少奶道：「這姓徐的，究竟上海來辦些什麼事？怎麼鬼頭鬼腦，很不像是個乾大事的人物？若不是四少爺的朋友，我還要防他偷東西呢！」琢渠道笑道：「你又要瞧不起人了，他乃是振武老子手下，一個最得力的人兒，此來為著一件極大之事，十二分守著秘密，便是振武自己也不知端的，大約是老方派到這裡來，運動幾個要人，贊成一件大事。但運動的是哪幾個人，贊成的是哪一件事，莫說是我，連振武也鑽在悶葫蘆裡呢。這種事，我們也管不得許多。常言吃了自家的飯，莫管別家的事，我們早些睡罷。」說著，打了個呵欠，一番身沉沉睡去。次日飯後，琢渠陪著振武，正在樓上談論花襲人家碰和的事，忽然聽得馬車聲音到門首停了。振武由窗口望見馬車上下來一人，正是他老子的秘書徐仁沛，慌忙走下樓去。琢渠一個人坐了一會，見振武還不下來，便踱到自己房內，看他少奶奶，把一床袂被，蒙著頭，午睡正酣，不由的搖頭自語道：「每夜到天亮才睡，每天到黃昏才起身。晨昏顛倒，真是何苦呢！」

隨在床橫頭的沙發上，靠了一會，仍不聽得下面送客聲音，暗想他二人不知談些什麼，不如下去聽聽。走到樓下，卻見振武、仁沛二人，坐在客堂中，交頭接耳，談得十分高興。見他下來，忽然住口不講。琢渠心知又是什麼秘密大事，自己不便竊聽，略與仁沛周旋了幾句，即便走進書房中去。走到裡面，又覺無事可做，恐被振武等看見，疑心他下來竊聽秘密，只得在書案上，抽出一本隔年曆本，信手翻看，從正月初一日看起，看到八月中秋，振武等話才講完。兩人一同走進書房，問道：「琢渠看什麼書？」琢渠掩藏不迭，被振武搶來一看，笑說：「原來是本隔年通書，看他則甚？」

琢渠道：「我因有個舍親，在去年娶的媳婦，忘了他成親日子，想在歷本上翻翻哪一天是黃道吉日，便是那一天。誰知去年一年之間，從正月初一到八月半，共有一百三十八個黃道吉日，因此我又弄得明白了。」振武大笑道：「你這人忒聰明咧。我們大後天便要動身，你預備得及麼？」琢渠道：「莫說大後天，就是明天也預備得及。這位徐仁沛公事完了麼？」徐仁沛答道：「現已辦完，故欲趕北上覆命。不然，就多耽擱些時，亦無妨礙。倘若琢翁來不及預備，小弟不妨先走。」琢渠忙道：「還是合伙同走罷。倘若四少爺多耽擱了，恐老太爺知道，又要生氣。」仁沛道：「琢翁慮得不錯，小弟就此告辭。」琢渠與振武送他走後，重回書房內坐下。振武低聲向琢渠道：「現在我想同你商酌一件事。就是珠姐這孩子，服侍了我幾個月工夫，卻還沒甚過失，我此時就要動身，勢不能帶她北上，想送她三百塊錢，連同歷來買給她的衣服首飾，打發她回去。你是原經手，就煩你知會她姊姊一聲罷。」

琢渠道：「這個四少爺何不成全了她，橫豎四少爺北上之後，仍要南下的，不如築一間小小金屋，將她藏起來，以備不時之需，有何不可。況且她姊姊又不要你身價，這一宗便宜貨，我看四少爺落得受之。」振武笑道：「你這個人三句不離本行，只想佔便宜。須知暫時雖然似乎便宜，日後未嘗沒有壞處。第一層，我自己已有一妻二妾，這一趟匆匆離京，出於意外，故而單身南下，下次便可攜帶小妾回來，有人服侍，不須再用珠姐。第二層，我到上海來，原是暫時遊玩，不作久留之計。若有室家，反多窒礙。這趟雖然預備去去就來，但到京之後，或被別事絆住，就未必能如預料以後一年半載，三年五年，重來一次，亦未可知。珠姐年紀尚輕，何苦空掛我這個名兒，耽誤她終身大事。說句笑話，她雖然還只小小年紀，也未必不解風情月意，住在上海這混賬世界中，拈花惹草之輩，又這般多，我也犯不著貪這便宜貨三字，弄一頂綠頭巾戴，你道是不是？」

琢渠道笑道：「四少爺也慮得太周到了。既如此，我少停就對她姊姊說知，待我們動身這天，打發她回去不遲。此時已近三點鐘，你那天發的請客票，不是寫三點鐘碰和，六點鐘吃酒的嗎，我們可以走咧，大約雲生等已先在花襲人那裡等了。」振武道：「就使你不說，我也預備要去。因我今天想帶些錢，把他那裡的賬，開銷清楚了，才動身。」琢渠道：「那個待回來到年底開銷何妨。」振武道：「我方才已告訴你，此行能否就來，還未可一定，或者竟過了年再來，堂子中的賬，過不得節關，一過節關，便不甚光輝。橫豎遲早一般要開消的，銀錢藏在身畔，又生不出小銀錢，何必拖他這幾個月呢！」琢渠道點頭稱是。當下兩個人換了衣服，回到西安坊花襲人家，詢知還沒有客來，振武便教襲人抄賬，襲人吃了一驚說：「四少爺為何此時就要抄賬，莫不是那天四少爺向我要一塊絲巾，我不肯給你，所以你生氣了嗎？」琢渠道搶口道：「被你猜著了，果然四少爺為著這件事生氣，你快把那塊絲巾拿出來罷。」

襲人慌忙在鈕釦上，解下那塊絲巾，帶笑說這點小事，四少爺何必動氣，我本來和你取笑的。莫說你四少爺要我一塊絲巾，就是要我……」說到這裡，忽然止住琢渠道笑著接口道：「就是四少爺要你這個人，你也很願意的是不是？」襲人笑將起來，伸手要打琢渠。琢渠閃身躲開，一伸手就將那塊絲巾，搶過來，向杯中一揣，笑說：「如今四少爺不生氣咧，你放心便了。」振武笑道：「你上了他的當了。我何嘗生什麼氣。我因大後天要動身進京，所以教你抄賬，趁此時開銷清楚，免得拖過年關，並無別樣意思。可惜你很好一塊絲巾，被賈老爺騙了去咧。」襲人聽了，方才明白，便向琢渠不依，要他還絲巾。琢渠笑而不答，聳聳肩，口念美人之貽，賊忒嘻嘻的，走進後房去了。襲人無奈，罵了聲促狹鬼，一面對振武道：「四少爺，這筆賬何必急急開銷，不如待下趟來時，一併付罷。」振武連說不必，教她拿出堂簿，好在過節以來，還沒滿二十天，連本夜的雙台，只吃得八台酒，叫過十四個堂差。振武給了一張一百元鈔票，說餘多的賞給人罷。襲人道聲謝收了。振武不見琢渠，知他在後房中，連喚兩聲，不聞答應，只聽得一陣嘻嘻哈哈的笑聲，直達戶外，暗說琢渠這色鬼，不知又在裡頭鬧什麼把戲了，自己躡足走到後房，卻見琢渠將襲人的跟局大姐阿憐，按倒在床上，用膝蓋壓住她雙腿，呵著兩手，向她脅肘裡亂抓。阿憐觸癢難忍，故而笑聲不止。振武咳嗽一聲，琢渠吃了一嚇，立起身見了振武笑道：「原來是你，可把我嚇壞了。」

振武大聲道：「你白晝調戲婦女，該當何罪！」琢渠道：「罪該萬死。」振武笑道：「你就死罷。」琢渠道笑說：「死原不怕，不過捨不得阿憐姐罷了。」說著回頭瞧阿憐，還笑得上氣不接下氣的，躺在床上對琢渠橫白眼，罵他斷命賈老爺，接賈老爺。琢渠又待勸他，忽然外房間襲人高叫四少爺有客，兩人疾忙奔到外面，看那來客，卻是詹樞世、施勳仁二公。他二人每逢振武請客，來得最早，往往趕在主人前頭，今兒卻遲來一步。二人見了振武，都一拱到地，先道了擾，然後說四少爺來何早也。振武道：「我因預備要動身，故而早些來此，以便開銷賬目。」

樞世道：「原來四少爺榮行在即，但不知何日起程？我等禮當恭送。」振武道：「這個萬萬不敢。我定期大後天乘輪船，先到天津，再搭火車進京。」勳仁道：「四少爺一個人走嗎？」振武道：「有琢渠伴我同去。另外還有一個朋友，路上倒可不愁寂寞。」說時，外面相幫的一聲高喊，又來了幾個客，乃是伯宣、文錦、爾年等人。不多時，雲生、仲伊也來了。客齊共是十二個人，前後房擺了三場和，八圍碰罷，琢渠贏了一百餘元，樂得手舞足蹈，拚住阿憐，拚命親嘴。阿憐急得哇哇亂嚷，引得眾人都哈哈大笑。排開桌面，振武肅客入席。眾人因知振武將次動身，席上公議，明天晚間，公全在一枝香設筵，替他餞行。振武當場答應。散席時，還不滿十點鐘。琢渠想起珠姐那件事，便與振武同到他相好鳳姐家，將振武要遣回她妹子等情，向鳳姐說了。鳳姐也知振武幾月來置給她妹子的衣服首飾，約值千金，自己看得眼熱得了不得，只因人在別家，無法可使，深悔當初沒要振武幾百塊錢身價，白白送掉一個妹子，自己一些光都沒有沾著。此時聽得振武不但肯還她妹子，另外還肯貼她三百塊錢，心中十分歡喜，忙問還有那

些衣服首飾，大約四少爺都賞給我們珠兒了。琢渠恐被振武聽見，對她擠擠眼，教她到扶梯旁邊，低聲道：「怎麼你心還不足，你妹子到四少爺那邊，統共只得三個多月工夫，四少爺給了三百塊錢，差不多已有一百塊錢一個月，無論什麼地方，都沒有這種好買賣可做，你還要她什麼衣服首飾，若被四少爺得知，豈不生氣。」

鳳姐道：「這些東西，本來是四少爺置給我們珠兒的。四少爺既要出門，理該常她。況且四少爺帶回去，也沒甚用處。他們大人物，也不希罕這些小東西，讓珠兒得了，也教她快活快活，留作紀念呢。」琢渠哧的一笑道：「你別一廂情願罷。四少爺要你妹子，不過教她去服侍服侍，豈有置衣服首飾給她之理。四少爺原是置給她自己姨奶奶的，暫時借與珠兒用用，就是對珠兒所說的話，也不過哄哄她小孩子罷了。這回四少爺進京之後，馬上就要帶他姨奶奶同來的，故而一切物件，並不隨身帶去，都交給我少奶奶收管，日後他姨奶奶到了還他，你休再多說多話。惹四少爺動了氣，只恐連三百塊錢，都不能到手了。」鳳姐憤道：「這位四少爺，也未免太小器咧。」

琢渠笑道：「你還不知道呢，越是有錢的人越小器，還是我們沒錢的人大器些兒。」說著，又叮囑鳳姐，在四少爺面前，不可多言，才回進房內。一回頭，見鳳姐氣鼓著嘴，也跟了進來，深恐她偶不小心，漏出什麼說話，即忙招呼振武，一同出來。路上振武問他珠姐的事兒怎樣，琢渠道：「她姊姊業已答應，準定待我們動身後，著人接她回去。不過還有一層，她姊姊說珠姐年紀還小，四少爺賞給她的東西，若教她自己收藏，只恐不免遺失，故教我對四少爺說一聲，這些東西，請你暫時交給賤內，改日姊姊來接她，自己向賤內取回，代她藏好，待將來珠姐出嫁時給她，留作服侍四少爺一場的紀念。」振武道：「此法甚好，本來也沒幾件東西，改日我都交給尊夫人便了。」琢渠暗喜。兩個人談談說說，趁時候尚早，步行回家。賈少奶正在燈下鑲鞋口，見了振武，慌忙丟下活計，笑臉相迎道：「今夜四少爺回來得好早。」琢渠道：「沒事自然回來得早些。」賈少奶聽了，對他眼一白道：「我又沒問你。」

琢渠笑道：「不問我也罷，一路上奔得好熱，四少爺寬衣罷。」說著，自己將夾衫夾馬褂脫下。賈少奶一眼看見琢渠夾衫袋口，露出絲巾一角，乃是粉紅色的，暗想這是女人之物，不知是那裏得來，當下不動聲色，挨到琢渠旁邊，一伸手在他袋中抽出那塊絲巾，展開一看，見有一尺四五寸見方，香氣撲鼻，正是近日一班時髦女人的裝飾品。賈少奶見了，不由的心中冒火，問他這東西是那裏來的？琢渠道：「自然有個出處，未必見得我自己造出來的。」旁邊振武拍手笑道：「琢渠你好佔便宜，這回可東窗事發了。」賈少奶奶聽他二人言語，隱隱約約，驢唇不對馬嘴，不覺格外生疑，追問琢渠這是誰的絲巾？琢渠故意不答。振武從旁湊趣道：「老琢快說罷，那個送絲巾給你的標緻婦人，究竟是誰呢？」賈少奶道：「四少爺親見的麼？可記得是怎樣一個婦人？」振武笑道：「我也記不清楚了，彷彿是很美貌的。」

賈少奶想了一想，勃然大怒道：「我知道了，一定是她這娼婦，原來還不曾死，我以為她死了，好一個不要臉的歪貨，把這種下身布送人，要拉漢子，也不是這樣拉法的。若要想老公，外間拖黃包車的多得很，為甚麼不拉一個回去呢。偏有這種叫化子吃死蟹只只好的朋友，愛他這種髒東西，還當寶貝似的，藏在貼身，真是廉恥都不要了。阿喲，你聞聞好香呢，我覺得真正其臭無比，要他何用，不如撕了罷。」說著，一使勁，想把絲巾撕作兩片，不意這塊絲巾很為堅韌，又加沿邊是雙層的，賈少奶用盡平生之力，不能動他分毫。琢渠、振武二人在旁邊看著，只是發笑。賈少奶用力太過，面漲通紅，又見他二人笑著，不覺又羞又恨，忽見台上有她做活計用的那把剪刀，疾忙拿在手中，瞧準絲巾，嚙喀一剪，剪開半塊，再順勢一撕，才撕作兩片。琢渠不防她用剪子幫忙，此時急欲奪回，已是不及，心中頗覺可惜。不意賈少奶扯破絲巾之後，反爹天媽地的哭將起來。琢渠知她認了真，不免有些著慌。振武也手足無措，幫著琢渠竭力相勸。賈少奶那裡肯信，只是痛哭，罵琢渠無良。琢渠無法可施，只得溜到自己房中，掩耳睡覺，讓振武一個人和少奶奶去纏。果然不多時，就被振武勸住了。但賈少奶還是心恨琢渠不已。這夜並不回房安睡，一個人在煙鋪上橫了一夜。次日見了琢渠，睬也不睬，又不給他預備行裝。琢渠無奈，只得自己指揮下人，將衣服行李，整頓停當，已有七點半鐘光景。這夜，乃是雲生等在一枝香公餞振武之期，振武連連催他快走。琢渠急匆匆披上袍褂，與振武一同赴宴去了。賈少奶待琢渠走後，越想越覺生氣，吩咐大姐阿寶，擺開煙具，自己倒身睡下，吸了幾筒煙，仍覺胸中氣漲，便教阿寶喚那粗做娘姨王媽。王媽一進房，便說少奶奶喚我何事？賈少奶道：「這幾天你見周少爺嗎？」

王媽道：「我那一天不見他。他若不見我，我也心不定的。」賈少奶道：「他見了你說些什麼？你看他身子，還和以前一樣麼？」王媽笑道：「他見了我，有甚說話，無非問問少奶奶身子可好，那人幾時才走，天天都是這幾句老套兒，聽得我耳朵內要生繭子。據他說，新近得了個吐血毛病，故身子已比從前瘦得多咧。」賈少奶驚道：「吐血嗎？你為甚不早些告訴我？」王媽道：「告訴你什麼用，他都為著想你，才想出這個病來，你此時又不能見他，教他怎能一時三刻就好呢。」賈少奶皺眉道：「你可曾告訴他，並不是我有心不許他來，只為家中有人同住著，往來礙眼，待那人一走，就可照常前來的，教他耐心等幾天罷。」王媽道：「這句話我也不知說過幾十回了，無奈周少爺這人，真是一個癡情種子。他一天到夜，只牽記著你，所以弄出病來，聽說他連藥都不肯吃，自言吃藥沒用，只消見你一面，他的病就好了。」賈少奶嘖嘖道：「這人也未免太癡了。目下那人就要動身，你可曾通知他嗎？」王媽道：「自然通知他的。這幾天他天天眼望著天，恨不得僱幾百個人，把太陽從東天拉到西天去呢。」賈少奶想了一想道：「你認得他家嗎？」王媽道：「認得的。」賈少奶道：「如此你快去請他，告訴他，少爺和方四少爺，都吃大菜去了，教他放膽前來，你帶他由後門進來，腳步放得輕些，休被樓下那個娼婦聽見。」

王媽答應曉得，當下飛也似的奔出去了。賈少奶又叫阿寶先到後門口去等，自己睡在煙榻上，側耳聽著。隔了有半個鐘頭，隱約聽得開門聲響。不多時，那人已躡足走進房來。賈少奶慌忙坐起，兩個人四目相視，黯然魂消。半晌，賈少奶先開口說：「你坐呢！」那人聞言，就在賈少奶對面坐了。賈少奶問他吐血可曾好些？那人歎道：「若不見你，只恐一輩子不得好咧。」說著，幾聲咳嗽，又吐出一些血來。賈少奶見了，不勝憐惜，勸他不必如此，我也沒法，須知我未嘗不願意天天見你，只為樓下住著人，那人又是很精細的，不比我少爺大意，所以沒教你來此，如今他後天就要地走了。我家少爺也陪他同去，到那時你就可日夜住在我這裡咧。那人聽了，方露笑容。兩個人密密交談，心無二用，連樓下有人叩門進來，都不曾聽得。直到來人走到扶梯頭上，王媽高喊少奶奶，隔壁趙公館姨奶奶來了。賈少奶一聞此言，吃驚非小，慌忙走到房門口，已見媚月閣花枝招展的，走上樓來，手中還拿著個小小包裹。一見賈少奶笑說：「老三，你怎麼有兩三天不來陪我了？」